

现代汉语鼻音发音方法描述质疑^{*}

张超

(贵州教育学院 中文系 2002 级本科, 贵州 贵阳 550003)

[摘要]各种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对鼻音发音的描述均有失妥当。正确的描述是:发鼻音时,气流主要通过鼻腔,但口腔里也存在少量气流,而且正是这少量气流起到了区别 m[m]、n[n]、ng[ŋ]三个鼻音的作用。

[关键词]鼻音;气流;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共鸣

[中图分类号]H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83(2004)01-0075-03

鼻音有 m[m]、n[n]、ng[ŋ]三个,对其发音方法,各种高校《现代汉语》教材都作了详细的描述。笔者结合实践反复考察后,觉得这些描述均有失妥当。在此斗胆提出,与各位前辈商榷。

我们先看看各种《现代汉语》教材对鼻音的描述: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P45:发音时,软腭下垂,鼻腔通路打开,口腔里形成阻碍的两部分完全闭合,气流不能从口腔通过,转道鼻腔流出,发出鼻音。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上册 P39:发音时,口腔中的发音部位完全闭塞,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气流振动声带,从鼻腔通过发音。

颜迈独著的《现代汉语·修订本》(四川大学出版社)上册 P31: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气流振动声带,从鼻腔通过。

胡本说“口腔里形成阻碍的两部分完全闭合,气流不能从口腔通过,转道鼻腔流出”,意即发鼻音时,气流先到口腔,受阻后转道由鼻腔出。事实如此么?非也。单就 n[n]、ng[ŋ]的发音时的口形就可否定胡本的说法。发 n[n]时,舌尖与上齿龈虽然形成阻碍,可并非完全把口腔封住,发 ng[ŋ]时,口腔更是打开着的,如

气流到了口腔里,还不从口腔里溢出么?

黄本显然不赞成胡本的说法,其“口腔中的发音部位完全闭塞(按:此说不准确,舌尖和上齿龈也是口腔中的发音部位,可在发 m[m]或 ng[ŋ]时,它们闭塞了吗?此与本文论题无关,暂放一边,我们只按编者本意理解。)",明确说明发鼻音时气流纯粹不从口腔通过。颜本“气流振动声带,从鼻腔通过”亦即此意。笔者略翻了一下其它版本如张静、邢福义、张斌等主编的各种《现代汉语》,其中关于鼻音的描述大都同于黄本和颜本,均曰发鼻音时,气流完全从鼻腔通过,而不从口腔通过。

其它专门研究语音的著作又如何描述鼻音的呢?岑麒祥《现代汉语知识丛书·国际音标》(湖北人民出版社)对 m[m]、n[n]的发音这样描述:“[m]‘双唇鼻音’。发音时,双唇紧闭,然后张开,声带颤动,象发[b]一样,但是软腭下垂,空气由鼻腔流出,象汉语中 ma(妈)的 m[m]。”“[n]‘舌尖中鼻音’。发音时,先用舌尖抵住齿龈,然后张开,声带颤动,象发[d]一样,但是软腭下垂,空气由鼻腔流出。象汉语普通话 na(拿)的 n[n]。”很显然,岑麒祥也认为发鼻音时,气流只从鼻腔通过,不从口腔通过。周殿福《汉语知识讲座·声母和韵母》(上海教育出版社):“鼻音声母发音的时候,鼻腔通气。”看得出

周先生对“发鼻音时，气流只从鼻腔通过，不从口腔通过”的观点是毫无疑问的。方家常主编的《语文知识丛书·国际音标》(贵州人民出版社)对鼻音的定义也体现了这种观点：“鼻音是鼻腔起共鸣作用的辅音。发音时，象塞音一样，口腔里形成阻碍的部分完全闭塞，软腭下垂，气流从鼻腔流出，同时发生共鸣而发音。”

发鼻音时，气流完全从鼻腔通过，不从口腔通过。这说法正确吗？

我们先承认是正确的吧。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矛盾首先发生在 $m[m]$ 、 $n[n]$ 上。对于 $m[m]$ 、 $n[n]$ ，各版《现代汉语》在按发音部位分类时，都分别将它们归为双唇音(上唇和下唇形成阻碍)、舌尖中音(舌尖和上齿龈形成阻碍)。归类前，对“发音部位”作了定义。胡本说，“发音部位”是指辅音发音时上下腭构成阻碍的某两个部位(按：此说把“发音部位”局限于上下腭显然不妥)。颜本说，发辅音时，气流受到阻碍的部位，叫发音部位。他们的定义无不显示这样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是阻碍的存在；第二是有气流欲通过阻碍部位。 $m[m]$ 被归为双唇音，即意味着上下唇形成阻碍，上下唇之“阻碍”得以发生，说明有气流欲过此处而受阻，也即有气流存在于口腔。同样道理， $n[n]$ 被归为舌尖中音，舌尖和上齿龈形成阻碍，即表示有气流在此受阻，也同样说明有气流在口腔中存在。综合起来，发鼻音 $m[m]$ 、 $n[n]$ 都有气流在口腔中受阻，这不是和“气流完全从鼻腔通过，不从口腔通过”之说相悖了吗？如果说对“鼻音”的描述正确，那发鼻音时口腔里就不存在气流受阻，也就没有了阻碍，没有了阻碍便没了发音部位可谈，因此对 $m[m]$ 、 $n[n]$ 的分类就存在问题；如果说对 $m[m]$ 、 $n[n]$ 的分类正确，那口腔里一定有气流受阻，从而对“鼻音”的描述就需更正。此乃第一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出现在发音实践上。笔者作了一些考察，发现让每一个能说普通话的人来发 $m[m]$ 、 $n[n]$ 、 $ng[ŋ]$ 这三个鼻音，无论他按怎样的顺序去发，听者不用看其口形，都能很明显地听出他所发出的是哪一个。这就证明了这三个

鼻音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区别来自哪里？显然不是鼻腔，因为鼻腔形状不是能随意变动的。也不会是咽腔，因为咽腔是所有音的共同的共鸣腔。在共鸣腔中，能受主体控制变形的当是口腔。是三种不同的口腔共鸣模式造出了三个不同的鼻音。舌平躺，双唇紧闭，形成一个闭合的共鸣器，气流振动声带后流出，便形成 $m[m]$ ；舌尖与上齿龈接触，嘴半开，形成一个半开放(中间有舌尖与上齿龈作阻)的共鸣器，气流振动声带后流出，便形成 $n[n]$ ；舌平躺，嘴半张(比发 $n[n]$ 时的口形略大)，形成一个开放的共鸣器，气流振动声带后流出，便形成 $ng[ŋ]$ 。试想，如果发鼻音时口腔里一点气流也没有，那口腔的开闭对它们会有这样的影响么？

事实上，我们在发音时，鼻腔、口腔、咽腔都在共鸣。咽腔是气流的必经之地，发音时必有共鸣；而口腔和鼻腔则由于气流分流量的多少和阻碍的变化而有所偏重，往往是一个作主要共鸣腔，一个作辅助共鸣腔。如发 a 、 o 、 e 等元音时，气流主要通过口腔，则共鸣主要在口腔，鼻腔辅助共鸣。这时鼻腔里有气流么？不妨拿 a 来作个试验。张嘴发 a 音，捏住鼻子后，我们会明显感到音有了变化，这便说明作为辅助共鸣的鼻腔是存在气流的，只不过气流量比较少而已。同样，发鼻音时，由于软腭、小舌下降，鼻腔通路打开，气流主要通过鼻腔，共鸣就主要存在于鼻腔，而口腔则辅助共鸣。这时候，口腔也存在少量气流。不过这少量气流是不容忽略的。正是这少量的气流，使得口腔不同的共鸣模式决定了不同的鼻音，起到了关键的显示区别的作用。

笔者还专门做了两个实验以测验发鼻音时口腔中是否存在气流。做这两个实验时，只选了 $n[n]$ 和 $ng[ŋ]$ ，因为在发 $m[m]$ 时，双唇紧闭，有气流也只在口里，外面无法测试。第一个实验是在发 $n[n]$ 、 $ng[ŋ]$ 时，将指头伸进口里。当指头处在口腔中发音时，我们就会感到微弱的热气的冲击。发音停止后，继续保持口形和手指位置，又会发现没有了热气的冲击。第二个实验是先准备一棵小棍子，在其顶端固定一条薄纸片或薄膜，在发 $n[n]$ 和 $ng[ŋ]$ 时，将薄纸

片或薄膜置于口腔(尽可能地靠里),这时我们会发现薄纸片或薄膜有轻微颤动;发音停止,并屏住呼吸,它也停止了颤动。这两个实验就充分证明:在发鼻音时,是有微量气流在口腔中存在的,也即软腭和小舌的下降并没有使口腔通路“一丝不漏”。

实际上,高名凯和石安石早在六十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中对鼻音这样描述:“发鼻音时,先由发音器官的某两部分堵住口腔中气流呼出的通道,软腭下降,让气流从鼻腔出来(或同时由口腔出来)。”不过,这一表述中用一个表选择关系的“或”,这意思是说,发鼻音时,气流要么从鼻腔出来,要么从口腔出来。这样的表述显然也不妥当,不过他们注意到了发鼻音时有气流存在于口腔的事实。

胡本《现代汉语》说气流在口腔受阻后转道鼻腔,注意到了口腔中存在气流,但其表述夸大了口腔中存在的气流;黄本、颜本等为代表的《现代汉语》以及各本语音著作说气流不从口腔通过而只从鼻腔通过,也明显与发音实际不符。不过,颜本编者可能也注意到了发鼻音时口腔中有气流存在的事实,因此他在沿袭黄本说法的基础上,去掉了黄本“口腔中的发音部位完全闭塞”的说法,至少他已经注意到黄本说法过于绝对。但他终究没有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

方家常在《国际音标》中对鼻音的定义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但在对m[m]、n[n]的发音方法作具体描述的时候却有些与众不同了:“发[m]时,双唇闭合,声带颤动,同时软腭下垂,使舌后与软腭之间留下空隙,让部分气流充满口腔,因双唇闭合,气流只能从鼻腔流出成音。”“[n],舌尖中浊鼻音,发音时,口自然张开,舌尖中和舌边紧贴上齿龈,截住气流,声带颤动,软腭同时下垂,使舌后与软腭之间留下空隙,让部

分气流进入口腔发生回响,由于气流被截住不能出口,只好从鼻腔流出。”(按:发[n]时,舌尖与上齿龈并没有完全封闭口腔,进入口腔的气流并非受阻后又完全回到鼻腔。)他对m[m]、n[n]的发音描述显然与他对鼻音的定义相悖,但一定程度上符合了m[m]、n[n]的发音事实,也对笔者“发鼻音时口腔中存在气流”的观点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结合各种《现代汉语》以及相关语音著作的说法,综合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得出对于“鼻音”的更准确些的描述:发鼻音时,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气流振动声带后,绝大部分从鼻腔通过(也许还有更好的说法)。这说法虽然只在颜本说法的基础上增加了“绝大部分”四个字,但却更接近鼻音m[m]、n[n]、ng[ŋ]的发音实际了,并且不再与m[m]、n[n]之按发音部位所分的类相矛盾。

参考文献:

- [1]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胡裕树.现代汉语(增订本3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4]颜迈.现代汉语(修订本)[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 [5]张斌.简明现代汉语[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
- [6]岑其祥.现代汉语知识丛书·国际音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 [7]周殿福.汉语知识讲话·声母和韵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 [8]方家常.语文知识丛书·国际音标[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刘恭懋]

[18] **Controversy about the Gist of 伐檀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Gist for Its Interpretation**

An Mi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伐檀 in The Book of Songs is a poem that enjoys great popularity. But there has been no consensus about its gist. It is in recent years believed to be a love song, or a song of respect for the aged, or of persuasion, or of getting rich through honest labour, or of division of labour etc. The focus of contention is on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s or expressions of “gentleman”, “not to eat without payment”, “you” or “he”. Such interpretations even go beyond its internal framework into a multiple difficulty of interpretation. But without further evidence, it is unwise to negate the old version of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伐檀; Gist; Gentleman; Not to Eat without Payment; Interpretation

[19] **Also on “有+VP”**

Wang Huayun¹ Chen Jinxian²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有+VP” is neither the “product of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ways of Chinese expression by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the ways by people on the mainland”, nor a variation in modern Chinese. It is a dialectical syntactic pattern in which the “有” is not an auxiliary verb but an adverb.

Key Words: “有+VP”; Dialectical Syntactic Pattern; Variation

[20] **A Query about the Key to Questions on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the
Textbook of *Modern Chinese* Compiled by Huang**

Yu Six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ibo, Shandong, 255049)

Abstract: A few points in the key to questions on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the textbook of *Modern Chinese* with Huang Borong and Liao Xudong being editors in chief needs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of “无穷”, “无论”, “承包” should not be of the verb-object pattern. They should be grouped into the pattern of a substantive word and its modifier and the pattern of continua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Pattern of a Substantive Word and Its Modifier; Pattern of Continuation

[21] **A Query about the Descriptions of Articulations
of Nasals in Modern Chinese**

Zhang Chao

(Undergraduate Admitted in 2002 to Department of Chinese, Guizhou Educational College, Guiyang, Guizhou, 550003)

Abstract: The descriptions of articulation of nasals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Modern Chinese textbooks for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well done. The correct description should be: in pronouncing nasals, the air from the lungs flow mainly through the nasal cavity, but there exist a small amount of airflow in the oral cavity. And it is this small amount of airflow that functions to distinguish the nasals of m[m], n[n], ng[,].

Key Words: Nasals; Point of Articulation; Mode of articulation; Resonance

[22] **A Comparison of the Simple or Compound Vowels in
Bijie Dialect with Those in Beijing Pronunciations**

Ming Shenr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Bijie Teaches College, Bijie, Guizhou, 551700)

Abstract: Bijie dialect, the southwestern official dialect that belongs to the northern dialect. It has 32